



Ma feng
wenji

马烽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集

[第六卷]

电影文学剧本

大众文艺出版社

马烽文集

[第六卷]

电影文学剧本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烽文集 / 马烽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2 (2009.3 重印)

ISBN 978-7-80094-846-6

I. 马…

II. 马…

III. ①马烽 - 文集

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048 号

马 烽 文 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95.25 字数 2640 千字 插页 32

2000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2009 年 3 月太原第二次印刷

印数: 2001-3100 套

书号: ISBN 978-7-80094-846-6/I.116

定 价: 190.00 元 (共 8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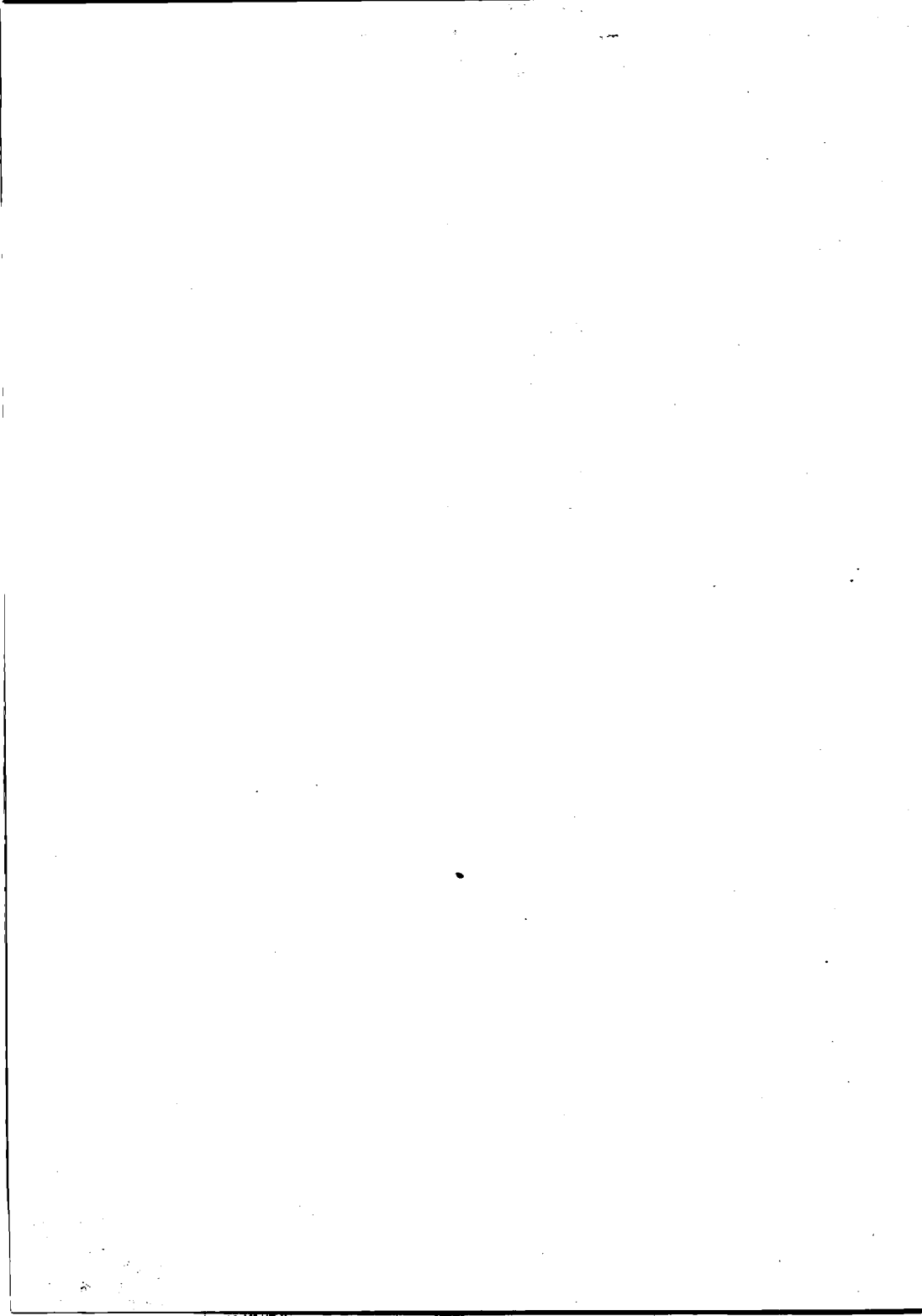
目 录

- 千秋大业(与孙谦合著)(1)
- 新来的县委书记(与孙谦合著)(81)
- 咱们的退伍兵(与孙谦合著)(155)
- 山村锣鼓(与孙谦合著)(243)
- 黄土坡的婆姨们(与孙谦合著)(323)

千秋大业

（与孙谦合著）

集



序 幕

〔字幕：1961年〕

在晋东的土石山区，有一个百十多户人家的村庄，叫“乱石沟”。村子坐落在半山腰里，像挂在崖壁上的画图一样。村庄后边是连绵不断的大石山，村庄前边是一大片乱石河滩。山顶上有一些条条缕缕的薄土梯田，河滩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流水。

七月，天高无雨，山上的庄稼黄萎了，一阵风来，庄稼摇晃着，干黄土向崖下流着。

崖上插着一面写着“青年突击队”的红旗。共青团支书郑山花带领着一伙青年们往山上运水，崖上没有路，他们用梯子搭成了路：从这架梯子上到那个平台，从那架梯子又可以上到另一个平台——爬上四五架梯子，才能把一桶水送到山上的庄稼地里。

郑山花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妇女，身体很壮实，模样儿也很漂亮。她从河里挑起两桶水来，轻快地走到山崖下，把水桶递给了站在梯架上的人——每一级梯架上都站着一个人，这个人送给那个人，那个人送给另一个人，水桶很快地就被传送到山上。

石如山老汉提着水桶，一株一株地浇玉茭苗。

支书胡根茂领着人在另一块地里锄谷。队长马起家匆匆地走来。

马起家：“支书，我这队长不能干了！”

胡根茂：“怎么啦？”

马起家：“郑山花，她又带着人闹水去了！”

胡根茂：“嗨，这也犯得着生气？天旱得这么厉害，年轻人想办法去浇地，这有什么不好？——就是闹不成，顶多浪费几个劳力。”

马起家：“可咱们是种庄稼，不是养花儿。你算算：一桶水能浇活几亩庄稼？”

胡根茂：“浇活一苗就顶一苗。”



马起家：“唉，老根茂啊，我看郑山花就是让你给惯坏了：当了个团支书，就能得不知道怎呀？今天她提水上山，明天我看她还要搭上梯子上天呢！”

……郑山花站在一块小平台上，接过了站在下边梯阶上的人送上来的水桶，迅速地递给站在台上梯阶上的人。她一会儿接水桶，一会儿送水桶，往返忙碌着，头上流着汗水。

忽然，梯子歪了，站在梯子上的人们惊叫着。郑山花扔下了水桶，匆忙用肩膀扛住了梯子。

郑山花：“快上！快下！快上！快下！”

人们有的走下梯子，有的爬上了上边的平台——那个爬在最后的人，因为太慌张，用力一蹬梯子，梯子倒在郑山花身上。山花脚下一滑，跌下崖去。

人们乱喊：“山花！山花姐！”

……郑山花已被放置在担架上，许多人围着她。

马起家：“看看，说不能干，她就是要干……”

胡根茂：“你说这有甚用？！——快送医院！”

刘满红：“往哪儿送？”

胡根茂：“太原！”

第一章

秋末冬初。

张大年——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尉军官——骑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吊着一顶新买的小孩帽子，在太原街道上急驶……

医院传达室的窗口前。张大年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拿手绢揩头上的汗水。他急匆匆地向一位老传达说道：

“同志，我看一个叫郑山花的病人。”

老传达：“郑山花？哦，是为了救人负伤的那位团支书吧？女的，高高的个儿……”

张大年：“是的。”

老传达：“她真是个好样的！村里好多人来看过她，有干部，有社员；有男的，有女……”

张大年：“同志，我要看她。”

老传达：“看她？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张大年：“夫妻。”

老传达：“啊！好极了。你爱人真了不起，不只她那英勇行为令人敬佩，她那学习精神也值得人佩服。你猜怎？她躺在病床上，天天都要学毛选。我们全院职工……”

张大年：“我要看她！”

老传达：“呀，她出院了。刚走，上火车站去啦。”

张大年扭头骑上自行车，驰走了。

老传达：“要早来半小时就好了。真不巧。”他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喏，火车快要开啦！”

太原南站。



扩音器里：“……列车就要开车了，送亲友的同志，请您赶快下车。请您赶快下车。”

月台上，张大年拿着顶小孩帽子，沿着待发的列车一边急走，一边向各个车窗内张望。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他顺着喊声望去，只见郑山花趴在附近一个窗口上向他招手，张大年急忙奔了过去。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

张大年：“山花，完全好了？”

郑山花：“完全好了。你怎来了这儿？”

列车徐徐开动了。张大年边急步向前走，边回答：

“我是出差来的。”

郑山花：“你有工夫回家吗？”

张大年：“顾不上，明天就要回部队。喏，帽子。”

郑山花：“快，快扔。”

张大年连忙把小孩帽子从窗口扔了进去。

小孩帽子打在了一个农民装束的旅客身上，然后又落在了地板上。这人是山寨党支书陈永贵。他连忙把帽子捡起来递给郑山花。郑山花微微笑了笑表示感谢。她接过帽子来，探头向车站月台瞭望。

月台上，张大年向逐渐远去的列车挥手。

列车在原野上奔驰。

郑山花在车厢里读毛选。有一个瘦小老汉和陈永贵坐在一条凳子上。瘦小老汉伏在车窗上眺望平川景色：庄稼已经收割完毕，平川显得格外辽阔。拖拉机在秋翻地，电动水车在抽水浇麦田……

瘦小老汉：“看拖拉机！好家伙，一耕一大片！看电水车！”

郑山花放下毛选，看着窗外……

瘦小老汉：“看看人家平川，再想想咱们山区，唉，越看越叫人泄气！”

郑山花：“怎？”

瘦小老汉：“山区闹生产，哪有这么好多好条件？”

陈永贵：“山区山多就是好条件。”

瘦小老汉：“山多还能算好条件？”

陈永贵：“山多地就大。发展牧畜有牧场，植树造林有荒山，种庄稼有沟有坡有梁，又通风，又透光，这不是好条件？”

郑山花：“对，对，有道理！”

瘦小老汉：“可我们的条件太坏，土地少，地块儿又零碎，耕地连牛也调不过来。”

陈永贵：“条件不好可以改变嘛。革命就是要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咱们山区不缺石头不缺土，山上垒堵修梯田，沟里闸坝淤好地，让土地变它个样儿。咱们山区要想彻底改变面貌，非狠抓旱涝保收田不可，这是建设山区的根本。”

瘦小老汉：“可那得费多少劳力……”

陈永贵：“老同志，咱们现在是集体经济……”

郑山花：“对，对，有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陈永贵：“对，人多推得倒泰山。咱们有两个肩膀两只手，只要敢革命，有决心，有干劲，就不怕困难，就能改变条件。俗话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江山是人打下来的；戏在人唱，事在人为嘛。”

正说到这里，一个干部打扮的人走来，向陈永贵说：“老陈，榆次到了，地委的同志们让你去谈谈情况。”说着提上陈永贵的挎包，引着陈永贵走了。

郑山花：“这是个什么人？”

瘦小老汉：“我不认识。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块儿的哩！”

……郑山花两手撑着下巴沉思。陈永贵的话在她耳边回响：“只要敢革命，就不怕困难……路是人走出来的，江山是人打下来的；戏在人唱，事在人为。”

郑山花提着挎包、小孩帽子等物件，在乱石河滩里走着。两面是陡峭的红砂石山岭，中间是一条小溪流。小溪流在乱石河滩里弯来拐去地流着。

郑山花转过一个山角。北面山坡上现出了乱石沟。村子上边有一



些碎石垒的梯田，村子脚下是乱石河滩。一看就知道是个穷苦村子。

郑山花正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在河滩里捡石头。石块堆下好几堆。

郑山花：“海泉叔！”

张海泉：“啊！山花，全好了？”

郑山花：“全好了。你好。”

张海泉：“我好啥？全村人都败了兴啦！”

郑山花：“怎？”

张海泉：“怎？遭了大旱灾，收成不好。人缺口粮，马缺草料，村里人心惶惶……”

郑山花：“比去年的收成怎样？”

张海泉：“你们担水浇了的那三十来亩，收得不错，其余的还不如去年。”

郑山花：“我大叔哩？”

张海泉：“支书到城里闹救济粮去了。唉，真败兴。”说完又去捡石头。

郑山花：“海泉叔，你这是做甚？”

张海泉：“做甚？咱们遭了灾，总不能躺在国家怀里不动弹吧？俗话说靠山吃山，我提议组织人烧一冬天石灰……”

郑山花：“好主意呀！”

张海泉：“可是队长不赞成。我不管他马起家赞成不赞成，我先干着，等支书回来再说。”

郑山花：“起家叔为甚不赞成？”

张海泉：“为甚？嫌利小，要做大买卖。到河北贩布，到内蒙贩牲口。”

郑山花：“真的？”

张海泉：“不是真的是假的？就要打发人起身啦！”

郑山花：“那得快把他拦住！”说完，一扭身，向村里匆匆走去。

大队办公室。

会计马英姿在忙着算账；大队长马起家正在和郑山花争论。马英姿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马起家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马英姿是马起家的女儿。

马起家：“你认为这样做不对，我认为很对。支书临走要我抓副业生产，咱们没有粮食。粉坊停办了，豆腐坊关门了。不能熬糖，不能蒸酒，你能搞什么副业？只好派人出去抓一把，这是救灾的唯一出路！”

郑山花：“起家叔，这不是救灾的出路，是危险的道路！”

马起家：“你放心好了，我保险赔不了钱。”

郑山花：“不是赔赚问题，是个原则问题！”

马英姿停住了算盘和笔，听他们争论。

马起家：“原则？什么叫原则？救灾就是最高原则！连着遭了三年灾，四五百口人要吃饭，几十头牲口要吃草。我问你，这困难怎么解决？”

郑山花：“从生产上想办法，自力更生……”

马起家：“自力更生？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马英姿：“爹，我觉得山花姐说的有道理……”

马起家：“站一边儿去！天塌了，有我马起家顶着！”

孙二旦和另外三四个人背着简单的行李进来。

马起家：“二旦，你们来得正好，咱们研究一下计划就走。”

郑山花：“我坚决反对！你们不能走。”

孙二旦：“哟，我们倒是听队长指挥？还是听团支书指挥？”

马起家：“团支书是管俱乐部的，我是管生产的；你要演戏唱歌，就得听她的；你要闹生产，就得听我的。”

孙二旦：“对嘛，这叫分工负责。”

郑山花：“你们等着：我拦不住你们，有人能拦得住你们！”

她把小孩帽子和挎包扔在办公桌上，扭头走了。

石如山拿着石匠工具正在洗磨，郑山花匆匆走来。

郑山花：“如山爷，你快来！”

石如山：“啊，山花，你甚时回来？什么事？”

郑山花：“要紧事。起家叔要带着人去倒买卖！”



郑山花拉着石如山就走。

队部办公室里。

马起家：“就这样，兵分两路：你们下河北，我们上内蒙。英姿，开两张支票！”

马英姿：“爹，这支票我不能开！山花姐说……”

马起家：“她算哪个庙里的神神！开！”

马英姿：“爹，我认为……”

马起家：“你要不开，我就撤你的职！开！”

石如山和郑山花进来。

石如山：“英姿，别给他开！”

马起家：“呀，如山叔，怎么把你老给惊动出来了？”

石如山：“支书不在，你就想胡搞？”

马起家：“看你老说到哪儿了？咱们困难太大，不走这条路不行了。”

郑山花：“那是一条死路！”

马起家：“你别教训人！我闹革命的时候，你还梳着小辫哩！”

石如山：“你别吹啦。你闹革命还不是为了保你那二十亩地？”

马起家：“可以后怎么样呢？我辛辛苦苦当粮秣主任，当互助组长，当队长，我为了什么？我是为了乱石沟，为了给群众解决困难……”

郑山花：“可现在你不是要真正解决困难，你是要把乱石沟拖进资本主义……”

马起家：“你说什么？”

郑山花：“资本主义！”

马英姿：“还有本位主义！”

马起家：“好啊，我是资本主义，还有本位主义！好大的帽子！闺女们，我马起家不是给自己闹家业。我一不贪污，二不盗窃，我不怕什么资本主义！孙二旦，咱们走！”

石如山：“你们给我回来。这么大的事儿，你当队长的做不了主；没有支委会和支书的同意，这条路你不能走！”

马起家：“好，我不是党员，可我服从支部的决定。把这么好的生产

门路误了，咱看支书回来怎么说吧。”

一辆满载着粮袋的汽车，正从坡上往下开。车上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叫刘满红，老头就是支书胡根茂。

刘满红：“支书，抓着点绳子，下坡啦！”

胡根茂：“我知道。这下坡路我走惯了。”

迎面来了好几辆送余粮的胶轮大车，车上插着旗帜，坐着一些男女青年。

刘满红：“唉，人家是卖余粮，咱们是吃救济！”

胡根茂：“说这话顶甚用？我还不知道吃救济不光彩？可是有什么办法？老天爷不下雨，连着遭了三年旱灾，地里没打下，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啊！”他连连打了几个喷嚏。接着又说道：“唉，盼吧，盼得明年是个好天年，不吃救济就好了。”他又打了个喷嚏。

刘满红：“根茂叔，你是着凉了。”

胡根茂：“是有点不对劲儿。”

汽车在乱石河滩里走着。

汽车停在了村前的河滩里，喇叭声惊动了村里的人。人们叫喊着向汽车跟前跑来：

“拉回救济粮来了！”

“这可不怕啦！”

“卸车喽！”

刘满红的妈刘大婶，孙二旦的老婆孙二婶，跟在人们后边，相随着向汽车跟前来。

孙二婶：“我就知道，国家不会让咱们饿肚子。这不是，汽车给送上门来了。”

刘大婶：“唉！农民是种地的，可年年吃救济，吃着也不光彩。”

孙二婶：“生在这么个穷地方了，有啥法子！”

他们来到了汽车跟前。支书胡根茂和刘满红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



跳下车来。

刘满红：“妈，你快去给司机同志烧点水。”

胡锁锁：“爹，吃饭了没有？”

胡根茂：“吃了。快帮助卸车。”

孙二旦：“满红，什么粮食？”

刘满红：“玉茭。”

孙二旦：“唉！又是玉茭。也不给点细粮。”

张海泉：“遭了灾有理啦？白吃的果子还嫌酸？”

孙二旦：“我不嫌酸，只要多给点就行。”

张海泉：“把国库搬到你家！”

孙二旦：“你给我搬来我就要！”

孙二婶：“说那些淡话有啥用。支书，现在就分吗？”

胡根茂：“你急什么？把粮食先卸到仓库。研究研究再说。”

仓库院子里，扛着粮袋的人进进出出。胡根茂和马起家在一旁谈话。胡根茂不停地咳嗽、打喷嚏。

马起家：“我这工作不好干呐，不是党员，说出话来不算话！”

胡根茂：“先别发牢骚！我是问你副业生产找下什么门路了？”

马起家：“门路倒是找下了，可是给郑山花堵啦！她还说我是资本主义！”

郑山花满头汗水，拿着条空麻袋从仓库里走出来。

郑山花：“起家叔，你那主意就是资本主义！”

马起家：“你还要把我说成反革命哩！”

胡根茂：“嗨，有话好说嘛，发火儿顶啥用？你倒是找下什么门路？”

郑山花：“起家叔要派人去河北贩布，到内蒙贩牲口……”

胡根茂：“什么？什么？”

马起家：“河北缺牲口，内蒙缺土布，咱们把河北的土布运到内蒙……”

胡根茂：“嗨呀！你怎么想出这么个灰主意来？”

马起家：“怎？”

胡根茂：“我看你是越活越糊涂啦！乱石沟虽然穷，可咱从来没有干过这种邪门歪道事儿！”

马起家：“可咱们有困难呐！”

胡根茂：“乱石沟宁可饿肚皮，绝不去挖社会主义的墙根！”

马起家：“老根茂，我这可是一片好心哪……”

胡根茂：“我是让你找生产门路，不是让你去胡折腾！”

郑山花：“只要我们能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我看生产自救的门路就能找得到……”

马起家：“你别在这儿逞能啦，有本事，你来干这个队长！”

郑山花：“有人敢选我，我就敢干！”

张海泉正扛着粮食走来：“山花，你敢干，我就敢选你！”

马起家：“那好啦，支书，我什么时候交待工作？”

胡根茂：“你真要打退堂鼓啦？”

马起家：“这纱帽不是我要掳的，是别人要给我摘下来！老根茂，咱们把话说清楚：你要信得过我，就得听我的，你要信不过，那你就另请高明吧！”

胡根茂：“好啊，马起家！你别以为乱石沟离了你，就会塌了天！我们上有国家的援助，下有社员的支持，这个困难能渡得过去！山花，通知社员，开会重新选队长！”

郑山花：“好。”

胡根茂：“要是大家选你当队长，你就把这副担子接过来吧。”

郑山花点了点头。